

## 奶茶街

马金瑜

那条街,在下午三四点的时候,阳光微微斜过去,才能看见一点过去的老屋子的模样,微褐色的砖墙,“磨菜刀”“缝补衣服”“定做棉袄棉裤”“新鲜牧区羊血肠”“手工黄油奶豆腐”“理发十元”……沿街一个又一个各色牌子,写在砖墙上的字,仿佛一切是从20世纪80年代穿越而来。

我在低矮的平房门口停下,是一位五六十岁大姐的缝补店,孩子的校服裤腰和裤腿都太肥,“就收收是吧,五块钱就行”。

奶茶馆就在前面,我不着急进去,在门口白杨树下面站了一会。半下午,它的老店和新店,大约只有一家开着,另一家关了灯,牧区来的几个阿姨,常常趁午后这一会,或趴着,或躺着,在奶茶馆的长沙发上,休息一小会。

我知道她们很早就来熬奶茶,切肉馅,切土豆,炸黄油麻叶和果条,做牛羊肉包子和肉饼,孩子们都爱吃这家的土豆牛肉包子和酸菜牛肉包子,别人家做不出她们的味道。

看到她们只加切碎的白色洋葱(她们叫它圆葱),和查干淖尔盐湖的一点草原湖盐。

饺子形状的蒙古包子蒸熟之后,用平底锅慢慢炕熟,炕得焦一点,再焦一点,在没有变成焦褐色之前,端上来,里面的汤汁还有一点点,好像还有吱吱叫的声音,几秒之后,全部渗进了吸油的土豆和酸菜里面,黄豆一样大小的牛羊肉粒,一颗一颗饱满地,精神精神的,这是来自一个多小时车程之外的牧区,慢慢长大的草地牛羊肉,慢慢咀嚼,是别处吃不到的,明明吃下去了,香味好像还留在喉咙里,好像还可以吃好几个。

这样的包子上来是要等一等的,包、蒸、炕,厨房里的几个牧区阿姨和叔叔似乎是没有停下来时候,时令临近入冬,氤氲的蒸汽扑到厨房的窗户上,有一点冬天的样子了。

至于奶茶,有点神秘,她们有牧区送来的新鲜好牛奶,有奶豆腐,有奶嚼口,有奶渣,有干肉,有炒米,有大青茶……但就算我也有这些地道的奶食,我也并不能烧出这样好喝的奶茶来。有一千个额吉,就有一千种味道的奶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方和温度,我真的去向奶茶馆里牧区的阿姨们,她们只笑,“就是这些东西呀”“没有什么呀……”

是呀,的确没有什么呀,就是寻常的奶食呀。

所以奶茶可能对于我来说,永远是——一个玄机,一个寻常生活里的谜团,以我的执着,即使我常赶在开门的时候,眼看着她们把奶茶烧滚,一大勺一大勺灌进暖壶,依然摸不着好喝的门道,“哎呀,这不是最简单的吗?”她们说。

一点儿也不简单呀。

黄油麻叶里加了做酸奶的时候上面浮起的酸汤(乳清),黄油很醇,炸出的麻叶和果条,有一种可以扯一扯的柔劲儿,一下子咬下去,是有咬劲儿的,黄油和牛奶的香气,从舌尖上,又掉到胃里,蘸一下奶茶,更醇厚一些香。

孩子们还爱吃她们的牛肉手擀面、牛肉土豆粉汤,汤像泉水一样,看不见油星,牛肉面怎么是这样呢?我不禁问,可是一口喝下去,半天说不出话来,才知道,这才是牛肉汤啊。

可是这样的饭,急性子的人,常常是吃不到的,包子和肉饼如果卖完了,需要现包,常常要半小时、四十分的样子,催是没有用的,厨房的牧区阿姨们,汉语也不是很好,只会说,快好了,还要一会儿,再一会儿,就好了。

等你实在等不住,大壶奶茶也喝得看见了底下很香的炒米糊糊,准备拔腿要走的时候,厨房里的阿姨像终于松了口气一样,从锅里盛出来,还冒着热气 and 叫声的土豆和酸菜包子终于上桌了,你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一口下去,就把你的嘴、你的舌头、你的胃、你早晨的脑袋、你清晨的心,都好住了,都焐在了说不出的香气,和踏踏实实某种温暖里面。

没有外卖,没有什么宣传,私心里,我一点儿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这家奶茶馆,那么多人乌央乌央的干啥呀,哪里还能喝上呀?奶茶馆不是让人可以坐下来,慢慢喝一壶奶茶的地方吗?要是连一壶奶茶也不能慢慢喝上,那去奶茶馆还有什么意思呢?再说奶茶都是滚烫滚烫的,不能慢慢地喝,还喝什么奶茶呀?

所以我看到新店在午休,就很小心地走到另一头的老店里去,因为门上有那种铜铃铛,我很小心地推开门,看到一桌上有两个客人,才在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大厅里几乎是空的,阳光从低矮的窗户斜照进来,屋子里有点暗,显得外面的光有点晃眼,木头桌子被阿姨们擦得很干净,纹理也看得清清楚楚,两三个阿姨在厨房里,抬起头看我,我有点心虚,说,一壶奶茶。

“就要一壶奶茶吗?”

“……先要一壶奶茶就行。”

我小声说。

照例坐在屋角窗户前面的木头凳子上,因为店里大部分是铺了海綿的沙发,仅有的几个木头凳子少有人坐,我每次都想着人少多待一会。隔着窗户大玻璃,窗户外面是一个木板铺就的宽凳子,有时客人们坐在门口抽烟,等为数不多的位置,有时候孩子们趴在上面玩,有时候店里的阿姨叔叔们坐在那儿看会手机,吹会儿风,这里总是有风,大风、小风、微风,草原小城,四季风不停歇。

窗户对面是几棵高大的白杨树,大约是这条老街最高的事物,叶子很大片,微风拂动的时候,白色的树干和绿色的手掌,像俄罗斯画家笔下的油画展现在眼前。这一个平凡的场景,我可以看很久,从春天沙尘暴的时候,到夏天酷热的太阳和蓝天白云之下,又或者,到秋天的金色的阳光里,满地的黄叶被风驟然吹起来的时候,好像大群的蝴蝶在翻飞,最美的其实是冬天,是的,就是冬天,深冬,雪很厚的时候,零下三四十度的时候,寒气弥漫,穿很厚的棉服和蒙古袍的行人,小心地,在飘着雪的街道上,在雪后微微蒙亮的路面上,慢慢行走。白杨树树梢上积攒着白雪,麻雀们远远近近地站着,和白杨树一起,等待着春天。

这个其实有些普通的窗户,是我私人的相机镜头,我悄悄地,悄悄地,张望着,一点儿也不敢发声,一点儿也不敢让人知晓,一点儿也不敢惊扰这份安然。

其实,怎么说呢,只有我悄悄地把它叫奶茶街。整个夏天,街道前面都在修路,几公里长的橙色路障牌把它遮得严严实实,我常常要绕好大一圈路,经过一个有着磨刀的老小区,才能进入这条老街……好不容易盼到了修路结束,改造老旧房屋又开始了,奶茶馆前面的牛羊肉店和制作冬季羽绒服的店铺,都搭起了熟悉的橙色隔板。奶茶馆在路的尽头,也会在改造的行列吗?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天气预报说,明天就要下初雪了。好像是一年中盛大的节日和信号,标志着草原的冬天,真正到来。我呆呆地,一个人坐在玻璃窗户前面,一直到夜里的灯光亮起来,一直到,一直到店里的客人熙熙攘攘,到声音逐渐稀少,然后我想一个人,慢慢溜达着,一家店一家店,数着墙根,走过去,就像走在一段过去的光阴里……本来想着孩子们,他们一点儿也不想陪着我,奶茶太烫,包子太腻,每次都要等很久,他们每次来都很不耐烦,尤其还要很小心地穿越正在改造的街道,穿过那些橙色的让他们不安的高大挡板,和狭窄的墙边小路,走到这条老街的尽头,“妈妈,以后你自己去喝奶茶吧!”

今天夜里真的有点冷,明天我得穿厚一点,早上早一点来。

### 水做的吴语

尽管太多的人没有去过苏州,但苏州早已在历史的等高线里达到了美学的高度,在历史的抛物线里有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南宋学者范成大的《吴郡志》里的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但让苏州诗性化,也公式化,让苏州千古美名、千古传颂。

于苏州,我偏爱那一条条飘飞的水巷,偏爱水巷里那一摇一晃的乌篷船,偏爱乌篷船边那两岸林立的粉墙黛瓦,偏爱粉墙黛瓦下一块块闪着青光的青石板和青石板铺就的石板路,还有石板巷里晾晒着的一匹匹、一行行、一沓沓的蜡染印花布和蚕桑丝绸。那是苏州一幅幅不能不爱的水墨,是水墨里不能不爱的苏州。但是,我更喜欢这一幅幅水墨里的苏州吴语和苏州锦绣。

水做的苏州,当然是水做的吴语。水做的吴语,柔软、抒情,有腔腔、有调调,像水一样婉转、水一样悠扬、水一样千娇百媚。听苏州的吴语,就像看一块薄薄的石片穿过水皮时的那一路起伏跳跃的水花,那苏州吴语真是个“嗲”啊,每句“嗲”声“嗲”气的苏州吴语,都能“嗲”出水路十八弯、山路十八转,“嗲”出糖丝丝、迷糊糊,让人听得身心来电。也许,这是苏州亘古不变的基因密码和世代传唱的千年弦歌,不然,不会让人听得如此人迷和上瘾。

最动听的苏州吴语,自然是苏州评弹了。苏州评弹,是苏州最有韵致的基因密码,最为动听的千年弦歌,是弦歌上最柔美的苏州风韵和江南叙事。

当夜幕降临,山塘街和平安江路便会亮起暖红的灯笼,响起柔情的琵琶。怀抱琵琶的艺人,也怀抱着一天夜色和一巷灯火,任指尖在琵琶弦上翻飞跳跃——时而如涓涓细流、泉水叮咚,时而又似疾风暴雨、惊涛骇浪;既有雨打芭蕉的清透,也有珠落玉盘的错落。惊奇的是,无论琵琶的弦索有多大的惊雷闪电,评弹艺人的唱腔永远是温软的风摆杨柳、和风细雨,一如妖娆的腰肢在扭动,妩媚的兰花在翘指。就像苏州人自己所说的,一个拖腔,能绕梁三日;一个眉目,能传情千里。而那千回百转的轻轻一喊,定能喊得你三天三夜丢了真魂。

杜十娘怒沉的百宝箱,徐元宰庵堂认母的玉蜻蜓,陈翠娥暗助表弟的珍珠塔,唐明皇和杨贵妃的长生殿,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桃花扇,还有唐伯虎点秋香的虎丘,都是苏州评弹经典的信物,而《声声慢》《姑苏风光》《秦素景》《花好月圆》是苏州吴语最为纯正的血统。

此刻,苏州的一首《声声慢》,正漫过我们的心头,染湿我们的行囊:

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  
山花蕉叶暮色丛,染红巾  
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  
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

蹉跎辗转宛然的我当然在苏州,在苏州的金鸡湖畔,在听苏州评弹的和弦。

在金鸡湖畔,我找到了李清照《声声慢》里的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屋檐洒雨滴,找到了李清照梦里的芳草地,却没找到冷冷清清的月落乌啼、冷冷清清的月牙孤舟和冉冉升起的袅袅炊烟。昔日姑苏风光的小山塘,已经变成了碧波万顷的金鸡湖,变成了金鸡湖畔的高楼大厦、城市公园。

我看到金鸡湖右岸的摩天轮时,就想起哪吒的风火轮。那个无所不能的哪吒,在脚踏风火轮叱咤风云的时候,是不是又在手擎一个风火轮?这个当代哪吒的风火轮,正转动着蓝天和白云,转动着湖水和碧波,转动着日月和星辰,转动着苏州的一光一景和一风一情。那风火轮上的28个太空舱,居然是28个会客厅,每一个都可以舒服惬意地坐上25个人。想想看,坐在这样的会客厅会客,是不是会的只是风光风物和风景?会不会觉得既高高在上又低低在下、风水正在轮流转?会不会既悠哉乐哉又赞歌咏哉?

摩天轮旁的苏州当代美术馆,居然是九栋连起来的建筑。像九部打开的大型画册,每一部的封面都有弧度和韵致,都如闪着湖光山色的一面水晶。那是九尊悬浮的砚台,每一砚每一台,都是艺术流光的丰姿和丰韵。它宛如一幅水墨未干的几何艺术图,以极为简洁洗练的线条,在没有粉墙黛瓦的底稿上勾勒出时空的模様、艺术的模様、美术的模様。洁白的流云,在穹顶上飘舞。湛蓝的天空,与穹顶辉映。光影如绸缎般在纯白展墙上流淌着吴门画派的传统气韵和天马行空的现代气息。每一馆有每一馆的神韵,每一馆有每一馆的使命。每一馆都盛着苏州的千年文脉与文墨,迎着时代的万里星光与追光,在浩瀚的宣纸上,画下崭新的图画,写下崭新的诗行。当然,这九座美术馆也像九架大钢琴,应和着苏州评弹的韵律,回响着《姑苏风光》的和弦。

## 清圣浊贤

叶兆言

2000年秋天,安徽老作家鲁彦周突然给我电话,约我参加安徽的一个笔会,看看安徽风景。当然很愿意,一口答应,到合肥,才发现自己绝对小字辈。

鲁彦周是父亲的老朋友,我敬重的文学前辈。那一年我43岁,这年龄,按说也应该算中年,可是参加笔会的,都是父亲那一辈老作家。自小生活在有作家的环境之中,祖父那辈才是老作家,父亲这一辈,自然就属于中年作家,是叔叔和伯伯,譬如对鲁彦周,私下也不叫鲁先生或鲁老师,叫鲁叔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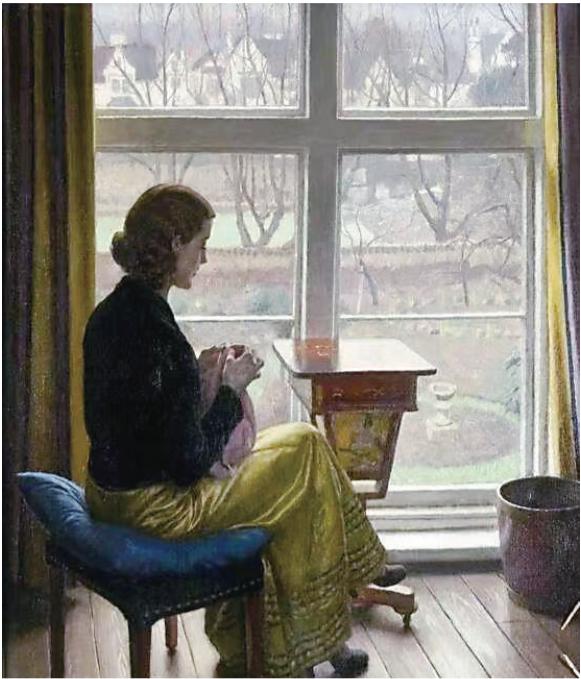
与他们在一起,我毫无疑问是青年作家。参加笔会的有王蒙,有邓友梅,有张贤亮,有邵燕祥,略年轻一点的有吴泰昌,基本上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老作家,都是重点的鲜花,原计划还要喊上江苏的陆文夫,记得在一座新建的石桥旁边,鲁叔叔很感慨地对我说,很可惜你爸爸走了,要不然这一次,我一定会把他叫过来。又说你陆叔叔也是答应要来的,你看我都准备好了,有医生跟着我们,真有什么情况,立刻可以解决,可惜了,结果他还是不能来。

没记错的话,25年前的安徽之行,在合肥集合,采风的第一站就是迎驾酒庄。有趣的事很多,随口便能报出两件,一是邓友梅与我聊天,笑着说:“我们老了,写不动,接下来恐怕就要看你们的了。”语气中,既感慨老矣,又明显是不服老,有点老作家的不甘心。二是大家兴起而书,王蒙在大厅带头写字,题写了“迎驾天芳”四个大字,把笔一扔,悄悄跟我说,我们快跑。

现在的“迎驾酒文化博物馆”几个字,就是王蒙题写。那

# 吴语与锦绣

彭学明



绣女(油画)

### 有生命的锦绣

苏州的锦绣是苏绣。苏绣跟湘绣、粤绣、蜀绣一道并称中国四大名绣。

刺绣是女人的专利。绣女绣的是女儿红,绣娘绣的是儿女红,绣婆婆绣的是一生红。一缕缕本很普通的丝线,在苏州绣女、绣娘或绣婆婆的指尖苏醒,化作星辰大海、村舍田园,化作盛世牡丹、出水芙蓉,化作烟雨牧笛、五谷六畜,化作刻在苏州人骨子里的琴棋书画。苏绣的针脚,是苏州人心灵的刻笔,把民间的祈愿、民间的审美,都刻在一匹布上、一缎绸里、一方绢帛之中。什么五子登科、花好月圆、五谷丰登、福禄寿喜、鲤鱼跃龙门,都是刻在苏绣上的民间精魂。温润的平针走过,有如清风拂过湖面。流畅的滚针跑过,有如小溪绕过山峦。洒脱的乱针飞过,有如暴雨在狂风中翻卷。就那么一根一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五彩丝线呀,就那么一枚一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银色针尖呀,就那么一寸一寸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纤纤手指呀,居然留住了时光,留住了自然,留住了人间,留住了美。东吴的女子,在不声不响地以青葱的手指和针线,与时间深情地联盟,与岁月温柔地抗衡。

观看每一幅苏绣,就像观看江南水乡的一出微型戏剧。因为,每一幅苏绣都有生命,都是生命,都为生命——那生命的活态、气息与体温,还有生命的情感,我们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这不单是一种工艺,而是一针一线锁住的苏州画卷和江南魂魄,是东吴女子以丝线织就出来的永恒人间和山河。

徜徉在苏州工业园,我看到了苏州人民用勤劳和智慧织就出的另一处山河与人间。

锦绣的头线是1994年。锦绣的面料是苏州东面的278平方公里的土地。锦绣的针线是改革开放国际合作试验田。

在1994年之前的苏州东面,还是大片大片的良田,是良田外的一个农庄,是农庄外的一个湖泊和山塘。田间阡陌纵横,农庄鸡犬相闻,水上渔火点点,那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宁静图景。然而,这宁静的背后,却也藏着是辛劳与不易,是种种不便的真实生活。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那个时候的日常。没有像样的道路,乡民只能靠一只几只的船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如遇暴雨,就常常内涝成灾。

要在这样一个又是水乡又是洼地的地方建一个工业园区,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勤劳而智慧的苏州人民,实现了这种天方夜谭。

278平方公里的苏绣面料,需要多少美妙绝伦的丝线?可绣多少美妙绝伦的画卷?

科学家来了,企业家来了,创业者来了……他们每个人都成了新时代的“苏绣艺人”。一幅世界惊叹的苏州双面绣,在金鸡湖的左右两岸绘就了。

更为可贵的是,这里不单是产业园,更是花园、公园和艺苑,是华丽多彩的风光带,是刚劲与柔美交织的风景线,是钢筋水泥组成的5A景区,也是现代建筑美学的地标和集大成者。

特别是夜晚降临时,整个工业区光韵流转,如诗如梦,仿佛天上人间在此交映。钢筋铁骨的笔,流溢光彩的墨,浪漫迷人的芯。那是苏州从天上写给人间的一封封情书啊,每一封情书,都是吴语呢喃的绵绵情话。那是苏州从人间送给天上的一副副画板啊,每一副画板,都是苏州惟绣的深深一吻。

一曲新的苏州评弹,必将在此应运而生,代代相传,化为永恒。

## 董宏量,欠我一本《白鸽少年》

罗建华

12月7日,大雪。11月22日那天,小雪,董宏量悄然走了。走到大雪这天,不知走了多远。

大雪无雪。小雪更无雪。可那天只觉雪花飞舞不停,天光迷离,一只白鸽渐渐隐于长空。顿时,涌出“白鸽少年独清雅,童心诗人唯纯真”,是悼诗?是挽联?发布在董宏量最后的“朋友圈”中。

我没读过《白鸽少年》,但深信董宏量66岁创作出的这部作品,一定是他人生的写照。“白鸽少年”这个意象太好了,就是他,诗性、浪漫、唯美、纯真……和他给予我的感觉高度重合。

《白鸽少年》问世,我是从《长江日报》上读到消息的,记得把一份欣喜留在了日记中。找出日记本,2019年10月7日,果然两件文坛新闻交织一起:“董宏量出版长篇儿童小说《白鸽少年》,残雪在诺奖候选排名靠前,一个熟悉,一个陌生,都感到亲切。董宏量写此作品一点也不意外,诗性岁月,已从他的诗《少女与白鸽》中早就看到影子,有积累——生活和情感。特定的六七十年代,特定的汉正街书根里,这个时空颇有故事。我的成长,也很适宜写这样的作品,有过多次冲动。残雪归于内心探索的写作,可能是文学的本性,更有对世界、人性、生命的个性探索。”

想都不用想,《白鸽少年》带有自传性质,董宏量选中白鸽演绎少年岁月,再自然贴切不过,发自内心深处。白鸽,和平与纯洁的生灵,活泼与优雅的生灵,机智与勇敢的生灵,在少年的梦想世界,风也不怕,雨也无惧,飞翔探寻生活的轨迹。

那个时节,我也喂养鸽子,也喜欢白色小巧的鸽子,它可以在蓝天展翅,也可以在屋檐歇脚,还可以落到我的肩头亲昵,扑到我伸开的手掌啄食玉米粒。呵护白鸽一天天羽翼丰满,有过多少安谧与温暖,有过多少启迪与憧憬……我和董宏量,隔着汉口的千百条老巷子,由一只白鸽的哨音,回旋出不用言说的共鸣。

1988年结识董宏量,友谊就是这种精神上的“通感”。似乎没有私交,又似乎比私交还进了一层。有限的接触,无非参加创作年会和文学活动,从一开始便结缘。如果聊起来,马上就能深入人心扉,没有障碍和忌讳——我想这便是相知吧,笃定彼此的真诚可信。

在个人气质上,董宏量谦和温润,神情中甚至带有一丝女性般的羞怯,令我感到十分亲切。常见一些以诗人自居且早早成名者,那份孤傲或张扬,往往老远就能感受到强烈的“气场”。而董宏量天生一派君子之风,言谈轻声细语,嘴角漾着笑意,眼中心着柔和的光。这种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有时我失控发了脾气,他温和的样子便会像一面镜子般闪现脑海,唤起我深深的懊悔和自省。人的净化来自良友的照见,真正有价值的交往,也常在那心灵为之震颤的瞬间。

2021年11月26日,董宏献的摄影展《文言镜语》在卓尔书店揭幕,董宏量和诗人王新民挤在后排一角,见到我,他挥手招呼我坐过去。当他哥哥用口琴吹奏《喀秋莎》开场后,他又拉上我溜出来,趁着展厅无人,找几处展板合影留念。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时候他已病魔缠身。

时隔一年,手机刷到一篇配乐散文,一见是董宏量的《梦渡江南北》,原首发《长江日报》,讲述他乘轮渡上下班的往事,正是我有过的经历。立即加上他的微信转过去交流,相约春暖花开一晤。

这是2022年12月的第一天,巧的是一个朗诵团体也选中我的散文《好一碗热干面》,采用武汉方言朗诵,因此中有作家董宏献借用《我爱祖国的蓝天》句式,改编出《我爱武汉的热干面》的一段文字,便请董宏献友情串演,他欣然发来音频,汉腔有韵有味。没想到12月的最后一天,好突然,传来他作别人间的噩耗。他朗诵的这一段音频,恐怕是他留世上的最后绝响。当时我正在协助《武汉文史资料》组稿,约请董宏量撰文追怀兄长,他深情写出《童心永在,歌声不息》,自身又何尝不是如此?

2023年春节来临,我挑出一幅“老门神春联”图片——上联“霍去病”,下联“辛弃疾”,横联“康有为”,祝福董宏量平安,这张图片至今留在我俩的微信上。

初春三月,雾霾消退,我约董宏量在武汉新天地小聚。那天,他状态不错,在夫人孙曼萍及文友钟钢的陪伴下,先逛山海关路小吃街,看看市井风情,沿路的小摊令他兴致勃勃,说更愿意来一碗藕汤加一个鸡冠饺。席间说起《白鸽少年》,他精神一振:啊,我回去找一本送你!当天日记留有“闲谈至三时许,多为怀旧及晚年生活”。

转眼又到秋高气爽时节,10月28日,武钢在一号高炉遗址公园为董宏量举办“新书《六色谱》首发式与创作五十年回眸”活动,这里曾经的炉火,是他诗情燃烧的起点。头一天,他刚度过70岁生日,在此“以文学名义致敬钢城”,将一生深沉的热爱,倾注于这片他始终讴歌的热土。我即席感言,由衷称赞这位精神的奉献者——他是钢城文化的符号,武钢文坛的路标,武钢文学青年的引路人和摆渡者,更是一位葆有人格魅力的纯真诗人。

当天回家,我将《六色谱》和董宏量年轻时在高炉戴安全帽的头像书签,一起摆放在书桌拍下照片。故物犹存,收藏已成缅怀。

穿越高炉烟火,穿越小雪和大雪,“白鸽少年”渐渐走近,《白鸽少年》再也无从收到。

好吧,董宏量,《白鸽少年》你就欠着吧!缺憾中的牵挂,便是永久思念……